



韓非子全書

七

□ 13
1099
7



門 13
號 1099
7



韓非子卷第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
 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
 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
 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
 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裔而滅獲不
 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藥博。
 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鳥。

舍合疑當作

藥一作藥

鳥諫本作非



章三十一
卷三十一
一
二
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 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

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賢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 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

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比左氏却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賚於山。澤之魚鹽龜鼈羸蚌。不賚於海。君重歛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

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泣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時作能

曰一作因是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滅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日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後覆其飯。擊毀

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

非侵作使

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齋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管丘。使吏執

辨難屈曲
其理正

殺之。以爲首誅。周公且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

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

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裔。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裔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

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藥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投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為文也，立有間。

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官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藥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私競勸而遂為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騶鳥斷其下領焉，斷其下領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

因下一有
斯
鳥一本作
馬

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其一作非

②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滅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白法極妙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賢？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鄭長

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
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
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
曰。先告客以爲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
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

巧智

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
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
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
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
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
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
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通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
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

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
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
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
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
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
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
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
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
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

衍下無其字
臣下無者字

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
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
何匆匆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
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
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
首已逃入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
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
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

雖有乎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

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齎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面

一事數叙
便見筆力

齟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之則懼，塗之則恐塗墮。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已者必

利而不爲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齟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

君左右出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
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
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為已者必
利不為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
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
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
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
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

以鯀共工
之誅為堯
之事駁國
說士之談

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
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
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
蹄踐雷者，廷理斬其輶；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
蹄踐雷。廷理斬其輶，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泣曰：
為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
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
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

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笏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笏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

一無矜矣字

矜矣。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千古同感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寃也。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寃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

猶不免議之於蔡媼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媼。人主之蔡媼。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疑。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

媼薄四字正文

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媼。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媼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

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庖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

失一作大

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賚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

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郟。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上之盟。遂城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

下以字
疑行

衣之資。欲以離人主。堅白所愛。是猶以解左驪說

右驪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人主之於重人

說右驪曰必解左驪
去患右驪必不聽

右傳

韓非子卷十三終

韓非子卷第十四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何以明之。以造

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得及子罕為出羸。罕行

國畏之因篡君亦田恒為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

威分出羸之類也也。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

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

君臣共賞亦由是也也。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

韓非子

卷十四

一

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誅罰生於

罪。罪著則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

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當

自求理以訾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為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

旄。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田鮪知臣情。但當

蓋因不須私。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而公

儀辭魚。以為達法受魚則失魚不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

齊王。以今燕王專任子之人主鑒於上也。而居者

與

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

崇子之。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

而况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已不典同服者共

况君權可。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况借於誠乎。趙

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圃中虎目而惡之左

於虎目遂。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衛君名辟疆行

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

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殷不聞有亂民

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治吏
則民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木
治矣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
目張吏正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
則國治也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駕馬牽馬推車則
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推
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
兌用趙餓主父也

⑤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

上高粱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
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薄疑之言國中飽簡
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
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
人飢官有怨女則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
人老而無妻也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却
遂劾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
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①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
必隨之也

是趨一作驚
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趨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檝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

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

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馬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歛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猶圃池也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

驛一作澤
非一作驛

池驛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策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

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地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今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②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

用法骨髓

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過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過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閻過

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閭過公孫
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
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
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
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
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
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収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
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

謂草木著地而生也

蔬菜橡

果棗粟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
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使
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
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弃棗蔬而治
一曰令發五苑之菰蔬棗粟足以活民是用民有
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
釋之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
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

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

一則免於相下有免於相三字

③子之相燕賚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王問之曰

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為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

韓非子 卷之五
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

燕王不
不讓

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歿。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于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禡之資在子之也。故吳

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

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

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

④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

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

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

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

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

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

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

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

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

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
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
免亂術則國之
轡策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
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
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
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
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

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
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
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
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
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
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
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
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
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

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⑤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致成。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

鑿馬策端有利
鐵所以刺不利

鑿

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鈎飾在前。鈎飾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鈎飾禁之，欲退

則錯鑿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文之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鑿。策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鑿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

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
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
泣也

右傳

韓非子卷十四終

